

藏書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六

○名將

○張遼

張遼、鴈門馬邑人曹公破呂布、遼將其衆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又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其射矢更稀此必豨猶豫、故不力戰耳、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

爲說曹公神威、孫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孫家、拜其妻子、孫歡喜隨詣曹公、公遣孫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孫必不敢害、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公戰、公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虜、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卽得首謀

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
成以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
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里道
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
險難以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
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曹公論功嘆
曰登天山履峻險取蘭成盪寇功也曹後征孫權還
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公征張魯
教與護軍薛悌而署其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以爲然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而入直至權麾下權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

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而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權幾復獲之公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公復征吳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息者久之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又徙陳郡卒謚剛侯文帝追念遼典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有也使賊至今

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適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維詣亮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又曰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當遣

詣宮覲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後得母書令
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
歸也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十年遷衛將
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録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
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
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
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
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
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糧盡退還明年

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
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
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
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
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
城維復圍之十九年春就遷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會故維遂
為魏將鄧艾所破隴西騷動維深引負自責二十年
魏諸葛誕反淮南關中分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

復率數萬人出駱谷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既深懷忿恨而宦臣黃皓弄權於內大將軍閻宇又與皓協比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以此日益危懼不敢復還成都景耀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

降傅僉格鬭而歿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遂長驅而前維化乃舍陰平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陽遠近莫不歸名毎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荅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而糧運縣遠將議歸還乃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矣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艾據成都維初聞瞻破又聞後主欲固守成都又聞欲東入吳又聞欲南走建寧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

咸怒拔刀斫石而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
故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謂長史杜預曰以
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維知會有異
志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
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
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
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艾既就
禽會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而自將兵隨後既
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

到孟津與騎士會于洛陽則一旦而天下可定也會
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
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諸將悉閉
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
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
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悉誅諸將
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
烈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紿語親兵與
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棓殺

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崖出與其軍士共斬會及維維死甚狼藉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後爲典農綱紀遷尚書郎司馬懿奇之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溉又通漕運之

道乃著濟河論以喻指又以爲昔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動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嘉平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指授節度使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

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還艾怒曰存亡在此叱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到雒劉禪請降及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下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釋之檢御將士無所擄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

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緜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艾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矣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與某相值故窮尒識者笑之艾言於司馬師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

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
財供其左右以顯歸命之寵司馬師乃遣監軍衛瓘
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鍾會與纂等皆白艾所作
悖逆變釁已結於是詔以檻車徵艾而以衛瓘監艾
軍艾父子既因鍾會遂作亂矣及會死艾本營將士
追出艾檻車迎還將至成都瓘遣別將討艾遇於緜
竹斬之艾遂與子忠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
妻室及孫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
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繇

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問之濬曰我欲使容長戟幡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曁謂祜曰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使可用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肻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遷益州

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得馳馬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濬乃上疏請伐吳帝深納焉及杜預表請帝遂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至是發兵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船濬

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騎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濬入石頭皓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京師收圖籍封府庫以待朝命時濬年七十餘矣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宜受

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制故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此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先是王渾雖破皓軍猶頓兵不敢進而濬獨乘勝納降故渾恥之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詔書切責濬濬上書自理渾又報周浚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自表曰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陳間一矢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

所知也濬自以功大而為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亦是）濬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亦可憐）卒時年八十李生曰王濬說得可憐眞可憐也范蔚曰功名之際理固然乎令人三復思老氏之三寶矣

○後周賀若敦賀若弼附 夷種

賀若敦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帝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溢糧援斷絕敦恐瑱等覘知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

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附以招瑱軍瑱兵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已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

而反覆被除名每出怨言護怒徵敦逼令自殺敦臨
刑呼其子弼曰吾欲平江南而不果汝當成吾志吾
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隋文帝篡位欲平江南訪高熲薦
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弼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
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
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開皇元年大舉伐陳先是
弼請緣江防人每當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
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後知交代不

復設備弼遂以大軍濟江襲陳南徐州拔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田瑞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魯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知其將驕卒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大破之擒摩訶平陳後弼撰平陳七策上於朝其一請廣陵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便不復疑我乃進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内使陳人覘知以爲内國無船其四積

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也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乃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坐是免官弼愈益怨望後數載下弼獄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

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即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上低佪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二十年春弼又有罪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

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在東宮嘗問弼以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將才優劣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竟坐誅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

司衛上士楊堅一見深異之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
趙王招女妻之因遣晟副送千金公主至其牙攝圖
愛晟與其游獵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
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貫雙鵰攝
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從學彈射還拜奉車都尉開
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
何面目見可賀敦因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時文帝
新立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
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易可

離間因上書并面陳彼處形勢山川虛實文帝嘉異
因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
爲鄉導至攝圖弟處羅侯所誘令內附不數年攝圖
遂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
遣晟使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
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
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公
乎攝圖笑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
車騎將軍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玷厥染

干來逆女復遣晟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處羅侯之子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燃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

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尋以染干爲啟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將有鳶羣飛上顧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二十年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

出討達頭達頭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降官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揔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

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桀于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肋骨、豈敢有辭、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

工草隷頗留意風角美鬚髯周武帝親摠萬機時素以其父死節未蒙朝命屢上表申理帝怒其煩瀆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乃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嘗令爲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加上開府楊堅爲丞相甚器之及堅篡位加上柱國取陳封越國公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行軍摠管

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兵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來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而素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自謂必死

由是戰無不勝素時貴倖所言輒聽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酷士亦以此願從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後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之煬帝即位素雖有

建立策然終爲所猜忌外示殊禮而内情甚薄寢疾之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人素病何日當死素亦自知不肎服藥曰我豈須更活耶子玄感嗣以謀反誅李生曰觀越公臨没之際楊廣不以爲德反以爲讎矣何益乎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

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爲祿山所縊燧走西山間道歸于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餽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先賂虜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抱玉才之建中二年以燧屢建大功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卽輸款朝廷

燧言悅必反旣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眞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嵴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旣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悅計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洺卽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士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

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以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迈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戰時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嶽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衆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

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鏁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下令曰須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匿其旁待悅衆盡度乃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衆踰橋乘風縱火鼓譟而前燧令兵士無得動除榛莽廣百步募勇士五千人先爲陳以待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

燧將兵奮擊大敗悅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悅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首二萬餘級虜三千餘人尸相駢藉三十餘里淄青兵幾殲焉抱真問燧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耳於是田悅夜走魏州嬰城自守而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等滔與武俊聯兵五萬傅魏會涇師亂帝走奉天燧乃還屯 八原燧念晉陽王業所基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潴爲東隍省守陴

萬餘人李懷光又詔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大蝗民艱食物貨翔踊朝臣多請宥懷光者燧以懷光逆計久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帝許之乃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延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延光延光素憚燧却拜城上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

富貴可邀也廷光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爾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以降燧誅其黨閻晏等宅脇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

結贊乃遣將論頰熱請于燧欲乞盟燧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平凉虜刼盟瑊僅得免吐蕃又歸燧之兄子命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謹釋弇以報帝聞之怒奪燧兵拜司徒兼侍中尚結贊之謀也燧卒年七十

○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

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一〕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一〕

和間用高依薦特授閤門祗候高宗即位録仲武後

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

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小兒啼輒怖之曰劉都

護來張浚宣撫陜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

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

歸三京以錡充東京副留守錡家先留順昌至是自

淮安沂林絶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

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今

人果敢盟來侵入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討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報金騎已入陣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正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爭呼躍曰平時

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矣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厉取偽齊所造痴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矣壬寅金人圍順昌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蔽垣為陴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即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

盛移砦東村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諸將於城上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

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矣衆皆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閒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爲敵所執兀术大喜即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

繫于械上錡懼惑軍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穎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飢渴飲食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涼錡

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挑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力戰不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錡令壯士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名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

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所敗敵敗退即以拒馬木為障少休歇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羮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巳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先是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專力擊拐子馬軍兀术平日恃以為強者至是殆盡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諠譁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

不聞雞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月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

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令曳薪壘橋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墻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遂復廬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

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皐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俊還朝因言岳飛不赴援錡戰又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錡宣撫判官知荊南岳飛奏留錡不許三十一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節制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没者鑿沈其舟會錡病求解兵柄遂還鎮江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

何說

功乃出儒生手當愧死矣三十二年閏二月錡因恚恨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故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

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揪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繞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徙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

以黃豆入陣則割棄竹筒根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滚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殺賣茶翁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因留幕中淳祐元年玠以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

有所重備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時播州冉璡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

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即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鏝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

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於青居與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其備内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蜀人苦之又悉歛部將倖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

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還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旦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

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

○董摶霄

董摶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摶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一回四言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

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一萬人此
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藏書賢將傳卷四十七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禹乃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懽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仕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留宿閒語曰更始雖都關西然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者往往羣聚更始既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

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可圖也光武大悅任使諸將多訪于禹及赤眉西入關更始遣王匡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赤眉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禹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禹乃以韓歆為軍師馮愔樊崇宗歆等為將軍引兵而西建

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
禹攻破之進圍安邑數月斬更始大將軍樊參於是
王匡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
歿韓歆及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
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勒衆明旦匡悉軍
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因傳發諸將鼓
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
均及河東太守楊寶中郎將弭彊皆斬之遂定河東
是月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

酇侯禹時年二十四矣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
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
禹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
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師行
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
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
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焉諸
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
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

賦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帝以關中未定勑禹進兵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令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殺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

矣禹乃南入長安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修行園陵置吏士奉守遂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禹不克復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名稍損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勅禹還兵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慚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乃獨與二十四騎走還詣宜陽四年春延岑復寇順陽閒帝遣禹護諸將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

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四縣禹內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帝益重之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

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異見光武自言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輕重城中有老母異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屈起力暴横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可以歸身耳乃與萌共開門出迎光武入城署異爲主簿以苗萌爲從事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言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又縱横暴虐所至虜掠百姓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

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

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武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城邑完全倉庫實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勸其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謀陷伯升以此慚阻雖知長安危亂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申結盟好自是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

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叛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
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復與勃戰於士鄉下大
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亦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
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
人刺殺軼而遣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
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
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
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
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

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
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
之因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
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
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
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
而西所至皆布威信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
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
春帝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

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復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其餘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且上今使諸將屯黽池以要其東我等擊其西可以一舉取之矣禹弘不從遂與賊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重皆載土但以豆覆之而已弘士飢爭取豆赤眉還擊弘遂大潰賴異與禹合兵救弘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息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禹得脫歸宜陽而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乃堅壁不

出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復與賊約期會戰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崤底降其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帝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異乃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

行關中後人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爲咸陽王者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陳謝詔
報曰將軍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
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
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
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
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
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是年夏諸將上隴

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行巡取栒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諫異曰虜兵臨境忸忲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栒邑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畔囂降漢九年隗囂死囂子純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純帝復

今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皆斬之、時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謚節侯

○馬援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欲、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晩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

援哀而縱之遂亾命北地遇赦因畱牧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旣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illegible]衣交讓冠會百官于[illegible]廟中立舊交

惟援能踐此言

虜

分明画出一木偶人

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
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援賓客皆樂留援曉之
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
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
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
東向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
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
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
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

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讌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

千百年無人知此

屬隗徇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意狐疑援數以書
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距漢援
乃爲帝極陳滅囂之術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
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
囂黨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
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
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
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九年
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涼州自王莽末

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皆詣援降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援因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

頭搤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
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
老、曾、益、壯
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
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爲之流涕帝乃使虎賁中郎
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
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並喜
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
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
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

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

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先是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

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常情]賓客故人莫敢弔獨有同

郡朱勃[生友交情]詣闕上書白援會嚴敦與援妻子草索相連

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由松也郎上書

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援得歸葬勃字叔陽

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況況援裁知書見之自失

況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此亦推說以解弟心耳]

從汝禀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豈宜以此爲劣]

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自高]勃愈自親援及

援遇讒亦唯勃能終白焉[本白高]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

宗圖畫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建初三年肅宗追策謚援曰忠成侯援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嘗有奴罪亡命者來過客卿客卿匿之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愛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李生曰援初為書與嚴敦楊廣使曉勸嚚其言甚美朱勃之上書白援無罪訟其言亦美然援實俠之豪其為書與嚴敦戒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良何哉然卒以此書得改葬則此書信不為無意矣范氏謂

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一此言非也夫
伏波節俠也既自許以馬革裹尸矣何晏乎壬人
何晏乎讒說嗟乎功名之際理自宜然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
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
舉孝廉茂才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會鉅
鹿張角反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
會議嵩以爲宜解[illegible]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

軍士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之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可破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

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無功而還仍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

擊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頼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

之吏懷慚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冬末兵動若神謀不再計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

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劒已揣其喉方發悔毒說得可悔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將軍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霆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大軍響振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宦之罪除羣凶之積雖童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埶哉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易也哉且今豎宦

羣居同惡如一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
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悔無及矣嵩懼
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令人未忘主天不祐
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
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
反常之論所不敢聞也忠知計不用因亾去會梁州
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
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曰兵法曰有
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

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攻矣將何救焉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又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

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耳今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此說宜聽可惜）害（可惜）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胡說甚）顯奏其事使朝廷自裁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

又增怨嵩初平元年卓秉政乃徵嵩爲城門校尉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誅之而不能盡忠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此說又宜聽可惜可惜）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投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爲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

因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眞犕未乎嵩笑而謝之及卓被誅嵩爲征西將軍尋李傕作亂嵩病卒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李長者曰以余觀之堅壽之交董卓有至意焉閻忠之說蒯通之說千古其一轍也

〇朱雋

朱雋字公偉上虞人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失産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歴郡職後太守尹端以雋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閒行輕

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刋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終不知所由後交阯部羣賊並起又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拜儁交州刺史旣到州遂斬梁龍降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鎭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

曼成起兵數萬殺郡守屯宛下爲後太守秦頡擊殺
賊更以趙弘爲帥衆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荆州刺
史徐璆及秦頡合兵圍弘擊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
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内
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
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
及徐璆秦頡皆欲聽許儁曰兵有形同而埶異者昔
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内一統
唯黃巾造寇納降不足以勸善討之則足以懲惡賊

利則進戰鈍則乞降常也因急攻連戰不能剋儁登土山望顧謂張超曰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破之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儁急攻夏追至西鄂精山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為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時董卓

擅政以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相忌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己然貪其名重乃表遷雋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雋辭不肎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成山東之釁不可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遷都計非事所急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

等奉迎天子奏記於儁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就傕及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素剛即發病卒

范曄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脈倉卒之

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强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夫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終歸全其致

不亦貴乎李卓吾曰范氏此論當矣夫退讓者盛德事也持此爲君則漢文其選持此爲將爲相則天下歸心衆謀畢集將國勢實賴而何有於一家乎是乃古今天下建功立德保國定家之第一着好棊子也惜乎人人皆知而不能下也古今天下唯一留侯知之是以功成而遂辟穀不事使淮陰早知此義族其可得而赤耶然則韓信之不聽蒯徹之說也未爲不是也獨其所以居功者未是耳夫當功業烜赫之日封爵在前貴富在後獨能退讓不居推功與人似若

不知有身家之念子孫之遺者不知正所以深念其身及其家而遠遺孫子也故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此當時隱者之語語此一著者也夫古今天下唯貧而隱者不昧此一著故終其身亦能守此一著然此一著也非但貧而隱者知之彼貴且富者亦未嘗不自謂能知而又能下之也乎特咸自謂曉了及乎事功已立名利可居卽遂迷謬不反矣吾是以知貪之爲禍而功名富貴之迷人甚也彼皇甫義眞者獨能知而讓之

豈不誠可貴乎范氏之推之也固宜雖然義眞之不受閻忠之說也宜也若子鄺之說梁衍之說咸棄不用則身家之念起矣是逞怯也非退讓也是又安足貴也吾故因范氏之論而推明之曰爾知身家之不足繫乎非不足繫也愛身家者未必能保其身家而不愛其身家者正所謂善保其身善保其家者也嗚呼皇甫義眞之不死於董卓之手者幸也若朱儁者不赴陶謙等倡義之招而赴傕汜卒爲汜所留而死於郭汜之手噫何以異哉

〇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

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
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
羌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
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
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
阬烟火相望兵眾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陰
與烏桓和通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
熹元年鮮卑復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
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

善與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
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
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
間幽并淸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
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殺略
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
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
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
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

史二千石能否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以故賞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奐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內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

封侯與深病爲節所害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許

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座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

天子深納奐言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衞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疾其言下詔切責奐等自囚廷尉並以三月俸贖罪禁錮歸田奐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遇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責者蒙赦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塞也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

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貿之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窮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頻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

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纒以纊緜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厥靈牀幅巾而已奢者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敎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芝之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

登樓自燒而死

藏書賢將傳卷四十七